

## 成爲一個服膺基督的群體： 我對唐德彰醫生的回應

潘乃昭

唐德彰醫生是香港聖公會一位資深的信徒，在教會，特別在宣教方面多年來忠心的事奉。在過去年多，本人有機會在教省牧養專責委員會委任的離婚再婚議題小組與唐德彰醫生共事。

離婚再婚小組於二零零三年諸聖日呈交諮詢文件、提供閱讀資料，幫助信徒思考離婚與再婚的議題。內中唐醫生撰寫「色性，離婚者在教會內的再婚，香港聖公會與世俗化(Sexuality, Remarriage of Divorcees by the Church, Secularisation and the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一文。我相信該文發自唐醫生與許多聖公會信徒的心聲與對教會的期盼。是以本人作出以下的回應，以不負唐醫生的期望。

唐德彰的文章可以算是就英國諾艾偉 (Edward Norman) 近年出版一書「世俗化 (Secularisation)」的讀後感。終結的說，唐德彰評擊教會深受人文主義影響，以至在社會裡失去了自己的立場與見證。香港聖公會也一直採取一個過份包容的態度，在新教與天主教中徘徊不清，找不到自己的身份，也進而沒有在整體的生命裡堅持基督徒應有的品德與見證。

教會應否容許離婚者在教會內舉行婚禮？唐德彰相信香港聖公會應該在這議題上，明確的表明自己的立場。教會在這十字路口上，有三個取向：第一，就是依然故我，把問題推卸給下一代處理；第二，就是以牧養的名義與世俗妥協，打開教會大門，將來也同樣的面對同性戀的議題，至終香港聖公會可能也與加拿大安立甘教會同一命運。第三，這也是唐德彰希望教會能採納的，就是堅守聖經與教義的立場，維護婚姻制度的神聖，不能容許離婚者在教會舉行婚禮。

在八十年代末，本人擔任當時港澳教區委任的「教會內離婚及再婚問題小組」的召集人，與眾同工草議報告書「婚姻與教會團契」。報告書內的神學性部份「婚姻的基督教教義」主要由本人撰寫。今天，重讀當年的文章、回想當年，本人剛從海外回港，滿有書卷的氣息。我反思，我對自己的立場是否有任何的修訂呢？我現在會如何處理這議題呢？

經過近廿年不短也不長的日子，我更體會到，教會的實況與實體在神學反省中的重要性。如果我要對當年的文本作出修訂，是要重新撰寫一本能針對本地聖公會信徒的婚姻神學觀。我要關注的，不單是我的婚姻神學觀是否能正確的表達過去西方的傳統，而是我所堅持的神學思想如何能夠體現在這時空、以建立此時此地的教會、造就今天信徒的靈命。

誠然，本人在離婚與再婚的道德神學觀點，與唐德彰的看法有一定的距離。本人已在諮詢文件內清楚的說明我的觀點，不再在此重複。同時，我不能因為我與他在見解上的不同，而要否定他的看法。否則，一個受過神學訓練的聖職人員一定還可以暫時在理論的層面上「壓倒」一個平信徒。任何牧師可以東拉西扯，高談闊論的用書本上的知識來駁倒信徒的神學思想。

唐醫生引發我要嚴肅面對的就是，是為何一個在聖公會事奉多年的信徒，會堅持一個那麼保守的立場；為甚麼今天許多聖公會的信徒未能領受到歷代基督教豐富的靈性遺產。這不是信徒的錯，而是牧者們的問題。換言之，香港聖公會在外面的社會中與在內在的團契裡，是傳遞著甚麼的訊息？無論牧者們自己對信仰有多麼的認識，但這學識如何能體現在教會的生命中，這是唐德彰向教會提出的問題。

我懷疑，聖公會在過去數十年，已忘掉或是放棄了神學的思考。我們也沒有覺醒到這樣的需要。普世安立甘教會似乎能夠成為我們在思想上強大的後盾。過去我們往往把海外安立甘宗的教材與神學著作零碎的翻譯出版，也把神學生送往海外受訓，便以為能把安立甘的傳統植根本地。我們較忽略神學與處境的互動關係。任何的書籍與神學訓練是針對個別的處境。好的神學固然是普世性，也必須有本地性的元素。香港的處境與英美的並非完全一樣；外來的思想，無論在理論上如何精湛，不經內化，在本地未必有任何用處，很難在普通信徒中產生共鳴。信徒便有兩個明顯的選擇：或只是過著一個表面化的信徒生活，或是需要從其他途徑找尋靈性上的滿足。在坊間的基督教書籍種類，是以保守派的為主，直接喂養平信徒的靈命。因而聖公會的信徒面對生命分割的危機。在外參與聖公會的崇拜，在教會事奉；但心靈上是依賴其他媒介來牧養。聖公會的信徒從而缺乏信心，能肯定聖公會的教制與教義模式是源于基督教的信仰。聖公會也往往曲高和寡，以「貴精不貴多」自辯。不經不覺的，在數十年的光景中，從一個本來領導的地位上退下來。可能並非自己退步，而是其他教會壯大了。放眼觀看傳統福音派的神學院現今成為闡釋基督教的主流，不少福音派的信徒在許多聯合組織中擔任領導性的位置，便是一個不爭的證據。

十多年前，我沒有察覺到這重要的關係。當時提交的報告書「婚姻與教會團契」太理論性，沒有觸摸到普遍信徒的心靈實況。在當年的教區議會中，議會議員們也實在沒有對報告書的內容作任何的討論。可能他們所領悟的靈性空間與報告書所描繪的有很大的差距，信徒根本不知從何著手。近廿年後，本人藉此衷心的向當時的議員道歉。

我相信，聖公會如果在本年召開的教省議會中討論，容許教會為離婚者舉行婚禮，必須關注到普遍的香港聖公會信徒是一直受保守的神學思想影響。許多在前線推動福音事工的核心信徒，與在牧區青年團契裡負責培植青年人的導師們，都是從保守神學背景成長的。香港普遍信徒也如此。換言之，保守神學思想是現在香港聖公會的主流傳統。再者，中華聖公會的憲章規例縱使沒有合法的地位，但香港聖公會仍

接受中華聖公會公禱書(包括內裡的婚姻禮文)為規範信徒信仰生活的權威。我們在釐定婚姻紀律的過程中不能不理會這實況。

這不是說，我們要停留在一個保守的立場。我本人不認為堅持保守的立場是順服基督的唯一表現。香港許多福音派的傳統，也並不能體現歷史上福音派的豐盛遺產。但這並不重要。我認為教會不應停留在以往。我們的希望是在將來。我盼望唐德彰語重心長的話，能激發香港聖公會的信徒，一同走上一條跟隨耶穌的旅程，把香港聖公會成爲一個更服膺基督的群體。具體的說，唐醫生希望教會能持守聖經與基督教要義。那麼，就讓牧者們在這方面努力。如果我們覺得保守神學不足以表明基督的生命，就讓我們按上主的恩賜，把所看見的遠象 --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 -- 都體現在我們公共崇拜的樣式中，與香港眾教會，一起成爲一群能闡釋福音的團契。

January 2004, Macao